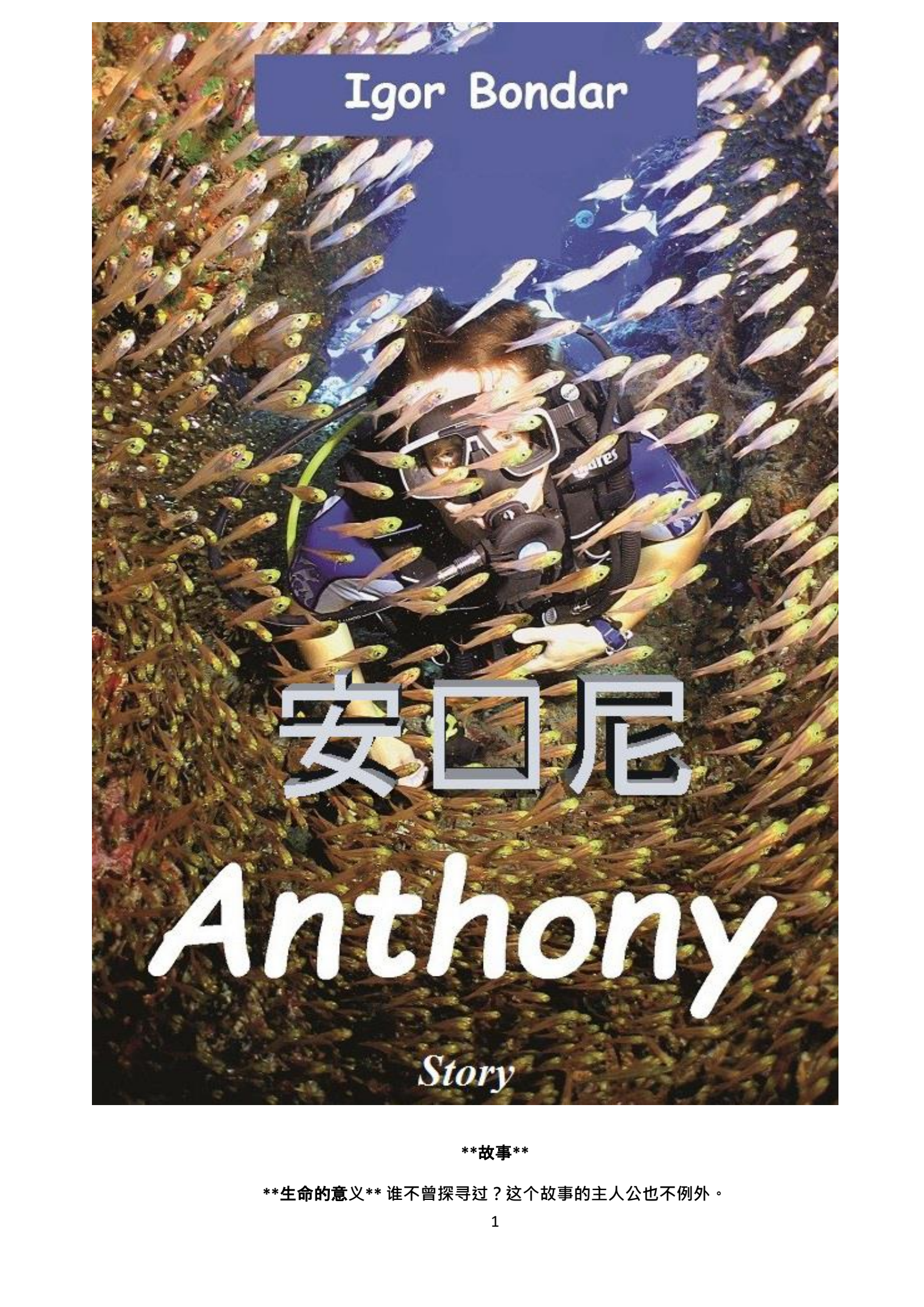


A full-page background image showing a diver in a blue wetsuit and mask, surrounded by a massive, dense school of small, glowing yellow and orange fish. The scene is set underwater, with the fish filling the entire frame around the diver.

Igor Bondar

安口尼
Anthony

Story

****故事****

****生命的意义**** 谁不曾探寻过？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不例外。

****关于行李箱****

托尼转动钥匙，推门走进家门。刚迈几步，便停了下来。只需一眼，他便意识到——他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已彻底改变。他环顾四周。果然，墙上那幅画着两只诡异的绿猫的画不见了，茶几上那个他一直没琢磨明白含义的雕像也没了踪影。一切都明白了——克莱尔走了。

小伙子叹了口气，走向厨房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写满字的纸。他看也没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他可不是有自虐倾向的人，还要去读那些他连续几个月每晚都已听腻了的话！

托尼若有所思地停顿了片刻，仿佛在回忆什么。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快步走向衣柜门。猛地拉开柜门，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果然！他心爱的蓝色行李箱不见了。尽管柜子里还放着另外两个更新、更昂贵的箱子。

小伙子困惑地挠着后脑勺。唉，为什么她们总是偏偏拿走他最喜欢的那个行李箱？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意识到自己解开这个谜题的几率几乎为零。

关上柜门，托尼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冰镇啤酒，走到了门廊上。现在是好好思考一切的时候了。

“好吧。我三十三岁了，克莱尔是第三个离开我的女人。平均算下来，每段感情持续三年四个月零两周。不过，不，不能把她们一概而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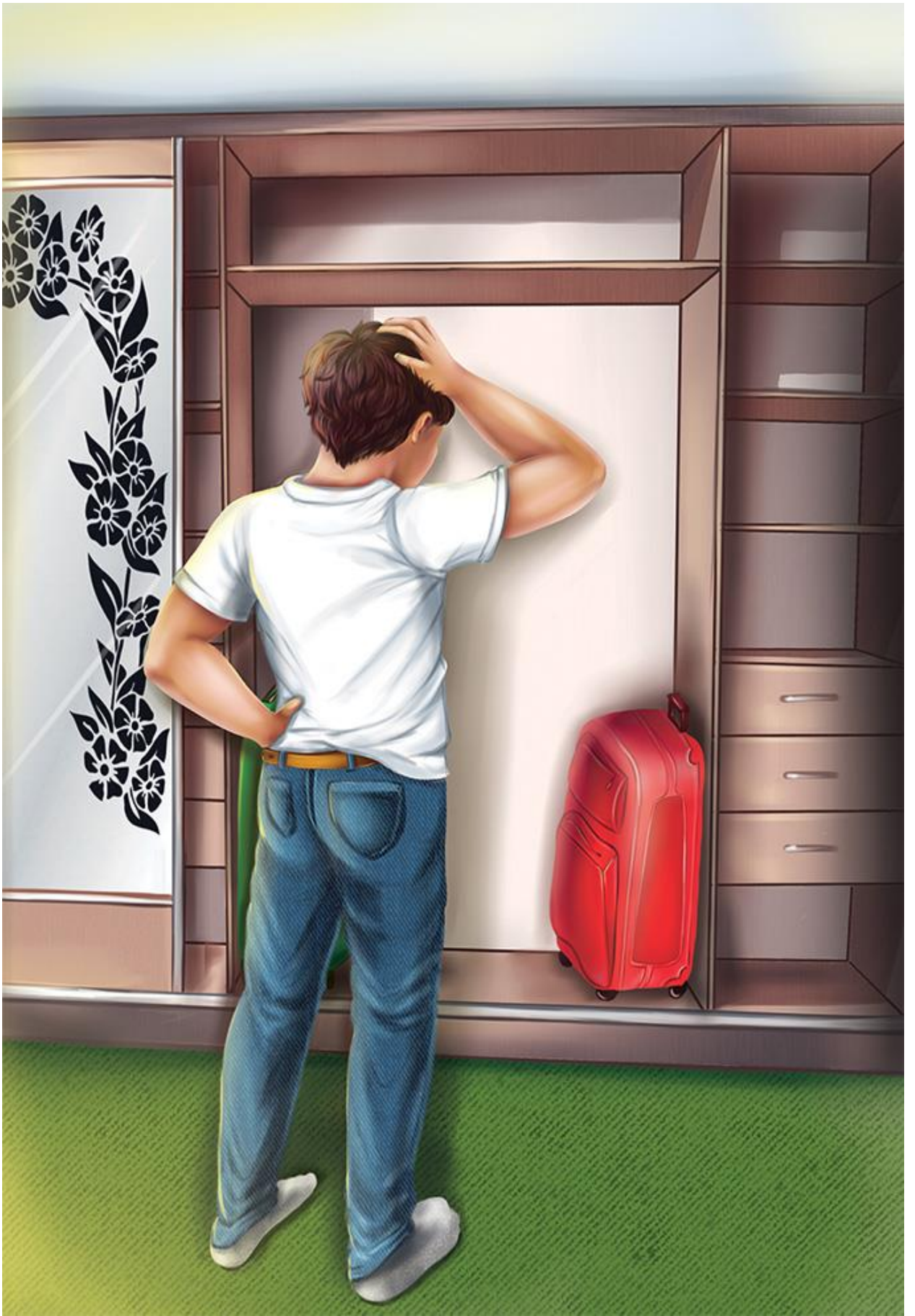
安东尼并不很喜欢分析，但这次他似乎别无选择。他痛苦地继续思索着。

“唉，为什么在每段新恋情开始时，我总是乐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我的意中人待在一起？然后，这二十四小时慢慢变成了二十三小时，接着是二十二小时。大约三年后，愉快的相处时间就缩短到区区几个小时。然后.....然后又是桌上的便条，和消失的心爱行李箱。”

托尼对自己清晰的思路感到满意，理所应当又去拿了第二瓶啤酒。回到桌边，他继续思考。

“我不算富有，但收入相当不错。至少至今没人抱怨过。所以，看来问题不在钱。那在什么呢？”

托尼将那个晚上的剩余时间和整个夜晚都奉献给了对这个问题的坦诚反思。他把一些想法记在了一本红色的小笔记本里。写的都是他今后该如何做，才能不再失去新的爱情。当太阳开始缓缓从地平线升起时，他已经写满了好几页。



托尼满意地叹了口气，把笔放在笔记本上。然后他又拿起笔，在封面写下了标题：《如何维系爱情》。

如今，他在理论上已完全准备好，让他下一段浪漫关系能够幸福地持续一生。

* * *

“亲爱的安东尼，你能再帮我扣上这些不听话的搭扣吗？”——即使隔着潜水镜的镜片，也能看到萨曼莎带笑的眼睛。

小伙子颇为窘迫地拉紧女潜伴装备上的带子，费力地将搭扣在她曲线分明的前胸扣好。

“哦！太感谢你了！”——扣好后，女孩柔声低语，呼出了一口气。

结果，她的“曲线”立刻小了一个尺码。

“这么说她是故意的……”——托尼恍然大悟，但并没有太沮丧。

这一切发生在一艘潜水船上，船此刻正停泊在大堡礁北部。托尼在克莱尔离开他几个月后踏上了这次旅程。他非常想转换一下心情，接触些新鲜积极的事物。

不得不说，萨曼莎在这方面帮了他大忙。她的搭扣是全世界最不听话的，而这似乎让两人都很开心。女孩二十七岁，即使在水下也看起来美得惊人，更不用说在陆地上了。

“嗯，我们下水吧？”——萨曼莎温柔的声音将托尼从思绪中拉回。

小伙子高兴地点点头，拿起脚蹼，跟着她走向船尾平台的边缘。又过了一分钟，两人欢快地扑通一声跳进了珊瑚海温暖的海水中。

* * *

深夜，繁星点点的夜空在他们的船顶熠熠生辉，展现出全部的美。托尼和萨曼莎坐在上层甲板上，泡了一壶水果茶，准备了饼干，欣赏着这星光闪烁的无垠夜空。

“永远无法习惯这美景，”——女孩若有所思地说。——“星空总让我思考一些宏大而重要的事情。”

托尼看着他的水下伙伴，默默地微笑着。嗯，何必打断一个突然想要思考宏大重要事情的女孩呢？

“您凝视星空时，会想些什么呢？”——萨曼莎问他。

“这要看我具体在看哪颗星星了。现在天上有好几颗呢，”——托尼意味深长地看了同伴一眼，笑着说，引得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不过说实话，大概和您想的差不多吧。望着星空，根本不可能去想那些无聊或琐碎的事。”

“这倒是，”——萨曼莎赞同地点点头，突然换了话题。——“安东尼，您生活中最喜欢的是什么？”

“生活，”——小伙子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

“仅仅是活着？”——女孩真诚地感到惊讶。

“不是简单地活着，”——托尼笑了。——“对我来说，‘生活’意味着永远保持自由，尽情呼吸，去爱，并感到幸福。所有其他的，我用另一个词来形容——‘生存’。”

“有意思，”——女孩停顿了片刻后说道，——“也很美好。那您总能做到这样生活吗？”

“哪儿的话，当然不能！”——托尼笑了。——“但我努力不忘初衷，并不断追求。”

“那您为此做些什么呢？”——萨曼莎饶有兴趣地问。

“我不知道，这些更多是出于本能吧，”——小伙子沉思着。——“嗯，就是剔除生活中的灰暗和平庸。也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妥协。有时会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本该怎么做……”

说这话时，小伙子心里想的是此刻正躺在他船舱里的那本红色笔记本。

“无聊的自省？”——萨曼莎带着揶揄的笑容看着他。

“嗯，在某种程度上是吧，”——托尼也笑了，耸耸肩。——“因为如果看不到过去的错误，我们将来总会重蹈覆辙。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嗯，”——女孩皱起了眉头，——“或许这话有几分道理。”

之后，他们一起拿了饼干，往杯子里倒上茶。

“我也喜欢思考，尤其喜欢梦想，”——过了一会儿，萨曼莎开口说道。——“那时候，我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只有我的思想和梦想的世界。”

“是吗？”——托尼微笑着。——“那个世界怎么样？”

“很美！”——女孩笑了。——“那里总是充满节日般的欢乐。还有……”

说到这里，萨曼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在那里，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是吗？您那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这时，女孩的脸突然红了，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也清晰可见。

“您听了会笑话我的。”

“我？怎么会！”——小伙子很惊讶。——“而且凭什么要笑话您呢？”

女孩抬起眼睛，看着托尼。

“我的朋友叫安东尼奥。七年前我满二十岁时给他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意大利味儿，对吧？”

托尼惊讶得差点呛到。

“嗯，这么说，他算是我的同名人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能说出话来。——“我的祖籍是意大利，我的名字在那里也是这么念的。”

“天哪！”——萨曼莎轻声说，目光没有移开。——“说实话，您和他相像的不只是名字……”

安东尼忽然感觉到，内心深处某种早已被遗忘的东西，又开始苏醒过来。

****七个月后****

“这儿到底有没有鱼啊？”——托尼喝了口咖啡，然后用叉子去叉一块美妙无比的奶酪——水牛奶制成的马苏里拉。

“你需要鱼吗？”——他的父亲马可高深莫测地耸耸肩，也喝了一口。——“嗯，就算我们现在钓到些小鱼，之后还得头疼怎么处理它。像现在这样坐着多好，桌上摆着吃的，而且，顺便告诉你，男人们去钓鱼根本不是为了鱼。”

“不是为了鱼？那是为了什么？”——儿子惊讶地问。

“这问题问得不对。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了什么’，而是‘躲开谁’，”——马可笑了。——“当然是为了躲开他们的妻子。男人们的这个小把戏已经流传几千年了。效果拔群！”

托尼咧嘴笑了，把下一片奶酪送进嘴里。这个早晨，他们父子俩坐在他父亲的快艇上，漂在广阔的意大利湖中央。他们身旁的水面上，两个浮子一动不动。

一周前，托尼和萨曼莎飞到这里，让他的父母见见未来的儿媳。今天早上，趁女人们还在睡觉，他们悄悄溜出家门，两人一起去钓鱼。

“爸，你那边好像有鱼上钩了！”——儿子突然轻声说。

“上钩也好，没上钩也罢，”——父亲慢悠悠地笑着回答。——“吃你的马苏里拉，儿子。看，这日出多美！汲取点好心情，够用一整天。”

“你难道一点都不想钓到点什么吗？”

“那倒也不是。如果有什么大鱼自己咬钩，我当然会把它拉上来……”——他的父亲开始有条不紊地说着，但话尾被儿子的大笑声打断了。

“你可真行！”——托尼喘了口气说，然后认真地看着父亲。——“爸，为什么男人有时需要离开妻子一会儿？”

“为了他们双方的好处，”——马可平静地回答。

“是吗？能详细说说吗？我正好最近开始记录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想法。”

“长大了啊，儿子！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的笔记，如果你允许的话，”——父亲满意地点点头。——“关于钓鱼嘛……嗯，首先，这遵循了古老家庭结构的主要原则。养家糊口的男人出去觅食，忠实的妻子在家等候。顺便说一句，这个传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了。至于他带回家的是鱼还是从隔壁商店买的马苏里拉，原则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遵守传统。”

托尼愉快地笑着，喝着咖啡。

“其次，妻子需要有机会想念丈夫。如果两个人从早到晚在对方眼前晃来晃去，他们怎么知道分开有时也会想念呢？”

“嗯，有道理。还有呢？”

“第三，儿子，我们的世界并非只有妻子。你可能会惊讶，但世界里还有儿子、日落、小船，甚至偶尔还能钓到鱼，”——马可笑了。——“而女人们总是希望我们只陪在她们身边。这不能怪她们——这是她们的天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她们略有不同。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你更喜欢袋鼠还是考拉？”

“嗯，我都喜欢。”

“就是嘛。但它们也非常不同。一种永远待在树上，另一种蹦蹦跳跳。我们男人也一样。而且，如果我们让自己心情变好，之后就能把好心情带回家，与妻子分享。”

“你说得真有条理，”——托尼挠了挠后脑勺。——“我得好好想想这个，也许该记点东西在我的本子上。这么说来，爸，我们去钓鱼越频繁，家庭生活就越好吗？”

“呃，不！凡事都需要适度，儿子，过头了也不好。要在家庭中寻求和谐。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和妻子一起看电视，什么时候该称赞她的发型，什么时候该两人在日落时分散步，什么时候该一大早拿着鱼竿跑去最近的湖边。”

男人们开怀大笑，从另一个袋子里拿出了香气扑鼻的披萨。

“总之，儿子，我和你妈妈非常高兴，你终于找到了愿意共度一生的女人，”——马可说。——“我们也很喜欢萨曼莎。”

* * *

“你看我穿这件花裙子，披着头发的样子怎么样？”——萨曼莎优雅地走到门廊上，在托尼面前转了几圈。

“我很喜欢，”——小伙子诚实地回答。——“看起来棒极了！”

“真的吗？”——女孩高兴地说着，跑回了屋里。

五分钟后，她再次出现在门口，又走向丈夫，这次换了一身打扮。

“那我穿这套白色套装，扎着马尾辫，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也非常好，”——托尼再次真诚地回应。——“很适合你。”

- “真的？”——女孩高兴地反问，又跑回了屋里。

过了一会儿，她缓缓走上门廊，身穿一件低胸的黑色长裙。

- “那我穿这件怎么样？”——她压低声音问道，极力扮演一位慵懒的美人。

- “哇！简直美得无法形容，亲爱的！”——托尼回答。

- “真的？你喜欢？”——女孩又高兴地反问。——“那我今晚到底穿哪件最好呢？”

- “嗯。我也不知道.....”——小伙子沉思着。——“我觉得你穿什么都非常好看。”

萨曼塔略带委屈地撅起了嘴。

- “托尼，也许你只是不想帮我选？可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今晚要和我父母以及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朋友们共进晚餐。”

- “谁说我不想帮？！”——小伙子刚要反驳，却突然停住了。

不知为何，他立刻想起了笔记本里的一条记录。之后，安东尼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又过了几秒钟，他喝了一口咖啡，带着愉快的笑容望向他的未婚妻。

- “亲爱的，但我真的很难给你建议！要怪就怪你穿什么都那么无可挑剔，”——小伙子站起身，温柔地拥抱了萨曼莎。——“但我毫不怀疑，你像往常一样，会做出最好的选择！而我，只管爱你就好了。”



-“我也爱你，亲爱的！”——女孩温柔地回应，随即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好吧，那我就穿我那套心爱的牛仔套装，去找路易丝做头发了。”

托尼心满意足地坐回桌旁，暗自微笑。他甚至开始从这种独特的女性逻辑中获得某种乐趣。她们可真有趣.....

* * *

几天后，托尼和萨曼莎举行了婚礼。仪式在一个美妙的地方举行，所有亲近的人都到场了。又过了几天，傍晚时分，托尼和他的父亲一起到海湾边散步。很快，他父母就要返回意大利了。

-“一切都非常顺利，儿子。恭喜你！萨曼莎的家人都是善良可爱的人。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是的，爸，我也很喜欢她的父母。萨曼莎的良好品性是有来由的。”

他们手里提着鞋，沿着水边，在沙滩上缓缓漫步。

-“儿子，我昨天读了你给我的那本笔记。里面的很多想法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自己。你能诚实地试图理清一切，这很好。”

-“你没有什么想为我补充进去的吗？”——儿子看着父亲。

-“时间和你的坚持会比我做得更好。况且，要有答案出现，首先得有问题产生。”

儿子沉思了片刻。

-“你说得真好，父亲。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我已经思考成熟的问题吗？”

马可微笑着点点头。

-“嫉妒是什么，爸？有时我觉得萨曼莎有点嫉妒我和其他女孩接触，有时我也发现自己当她和
其他男孩愉快聊天时，会有点嫉妒她。这种嫉妒是正常的吗？”

-“当然不正常，儿子，”——父亲耸耸肩，——“嫉妒绝不可能是正常的。相爱之人的心，仅由爱、诚实和信任的丝线维系在一起。而嫉妒，正是腐蚀这些丝线的毒药。本质上，嫉妒是人们试图将美丽而自由的爱情之鸟关进笼子。但笼中的爱情注定会开始消亡。”

-“那什么才能加强心与心之间的联系呢？”

-“唯有爱和信任，儿子，别无其他。任何质疑所爱之人诚实的尝试，都只会向对方关闭自己的心扉。用这种方式对待爱情，什么都无法保全它。就像什么都无法阻止此刻正沉向地平线的太阳。”

托尼将目光转向日落，沉思起来。

-“谢谢你，父亲。今后我会留意自己的念头。”

-“随时乐意提供有用的建议，儿子，”——马可笑了。

之后，他们默默地在沙滩上走了一会儿。

-“爸，如果因为这样的信任，对方真的爱上了别人并离开了呢？”——托尼突然又提出了一个困扰他的问题。

马可笑了。

-“儿子，你真的需要那种会从你身边‘离开’的‘爱情’吗？”——他以问代答。——“别担心，真正的爱情从未因信任而离开。会离开的，是完全不同的感情。”

* * *

-“亲爱的，亲爱的，今天我们迎来了婚后自由的第一天！”——托尼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温柔地拨弄着他的头发。

睁开眼，他看到了萨曼莎微笑的脸庞。

-“嗨，公主！”

-“嗨，贪睡鬼！我们总算二人世界了。”

-“好消息，”——睡意渐渐从他脑中消散。——“我们今天做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萨曼莎开心地回应，还在他身上欢快地蹦跳了两下。

这彻底驱散了托尼残存的睡意。

-“嘿，你这闹钟！别在婚姻生活的第一天就把丈夫给弄散架了。”

-“丈夫……多么动听的词！”——美人柔声低语，温柔地吻了他。

结果，他们起床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些。当托尼终于坐到桌边喝上咖啡时，阳光已充分照进窗户。

-“我们今天有什么计划？”——他问妻子。

-“什么，什么计划？！”——女孩惊讶道。——“当然是蜜月旅行啦！我们说好的，送走客人后，就随便搭第一班飞机，找个漂亮地方去待上两周。”

- “对，想起来了，”——托尼笑着回应，打开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那么，今天的第一班飞机都飞往哪些地方呢？”

萨曼莎舒服地挨着他坐下。

- “看，亲爱的，去斐济有特价票，明天才起飞。”

- “哦不，千万别去斐济，”——小伙子抗议道。

- “为什么？”——萨曼莎很惊讶。

- “那里的女人体重起码都有八十公斤以上。你在那儿会显得像个异类。”

女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 “你是认真的吗？”

- “当然！”——托尼笑了。——“我以前去过。我甚至有个理论，说斐济有时会刮强风，把所有苗条轻盈的女人都吹跑了。”

萨曼莎哈哈大笑。

- “好吧，我们继续看。”

托尼把目光转回屏幕。

- “泰国怎么样？”——他提议。

- “感觉不怎么样，”——萨曼莎皱皱眉。——“度蜜月太吵了。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

- “那么，”——托尼又看了一眼屏幕，——“那么去马尔代夫！时间在几千年前就因为那里的美景而停止了。看，这酒店多舒适，海水是绿松石色的，而且明天出发的价格便宜得可笑。”

- “嗯，这里真美，”——女孩喃喃低语，从丈夫手中拿过电脑鼠标，开始浏览屏幕上的照片。——“太迷人了！我想去那里，亲爱的！”

- “那里还有不错的潜水点，水温二十九度，”——托尼继续夸赞着这个地方，看着屏幕。

萨曼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梳妆台，一秒钟后就把手机递给了丈夫。

- “快打电话！！！”

* * *

****六年后****

- **“其实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那么难，”——安德烈微笑着。——“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

- **“怎么说？”——萨曼莎很惊讶。**

托尼也好奇地坐近了些，看着他们共同的朋友。这场谈话发生在一艘潜水船上，船在完成一系列潜水后正返回岛屿。安东尼和妻子正在菲律宾度假，已经在当地的潜水中心潜了好几天水。他们五岁的儿子迈克此时正住在萨曼莎的父母家。

年轻人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他们的对话者安德烈是一位来自俄罗斯、善于交际的潜水员。他的职业是医生，但对各种事物也有着非常有趣的见解。因此，托尼和萨曼莎喜欢偶尔和他聊天。

- **“我们世界这面镜子的运作方式，和任何其他镜子一样，”——安德烈回答女孩。——“只不过它映照给我们的不是外貌。它映照的是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

- **“是吗？”——轮到安东尼惊讶了。——“这些映照体现在哪里呢？”**

- **“体现在事件中，”——安德烈笑了。——“体现在我们生活中随后发生的事情上。有时这些映照出现得相当快，有时会有延迟。这面镜子非常聪明——它会自行选择何时向我们展示映照最为合适。”**

- **“不太明白，”——女孩摇了摇头。——“能说得再详细点吗？要连金发美女都能听懂的那种？”**

- **“当然可以，”——俄罗斯潜水员笑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会有所作为或有所思想。而这些行为和思想，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明白吗？”**

萨曼莎和托尼一齐点了点头。

- **“那么继续。我们日常的行为举止，正是我们投向这面镜子的东西。而明天、下个月或明年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就是那映照，”——安德烈拧开塑料瓶盖，喝了口水。——“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是善良和美好的，那么我们明天的日子也必定会是美好和善良的。”**

- **“那如果它们是坏的呢？”——托尼问。**

- **“那么映照也会同样如此。唯一的问题在于，人们很少能看到这种联系，”——安德烈笑了。——“比如，一个人把这样一个空瓶子扔出车窗，之后却长时间纳闷为什么他家附近出现了一堆垃圾。而那仅仅是他那个瓶子的映照而已。”**

-“你是认真的吗？”——安东尼很惊讶。——“你真的认为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我们自己不良行为的映照？”

-“毫无疑问！”——俄罗斯潜水员点了点头。——“而且，这很容易验证。”

-“是吗？”——萨曼莎睁大了眼睛。——“这还能验证？”

-“我跟你们说过，这面镜子是聪明的。非常聪明！”——安德烈神秘地笑了笑。——“它能提示我们某些映照的原因。为此，只需问自己——为什么某件事会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很快，记忆中一定会浮现出答案。”

-“嗯，这里你说得有点玄了！”——托尼怀疑地摇了摇头。

-“你试试看嘛，”——俄罗斯潜水员耸耸肩。——“也许过段时间你就会同意了。”

-“感觉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太简单了，”——萨曼莎若有所思地说。

-“难道应该复杂吗？”

-“我不知道，但人们是这么说的，”——女孩耸耸肩。——“而且人们还要学习各种复杂的法则和规矩。”

俄罗斯潜水员开心地笑了。

-“那些这么说、或者这么教的人，他们自己真的是轻松愉快的人吗？他们真的幸福，没什么烦恼吗？”

萨曼莎滑稽地皱起眉头思考着。安东尼也开始回忆那些符合这个描述的人。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摇了摇头。

-“不，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最幸福的人，”——托尼替两人回答道。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了，”——安德烈再次微笑。

这时，船开始靠岸。

-“好了，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俄罗斯潜水员又开口道。——“我们不如去打双人乒乓球吧。我妻子玛莎已经在岸上等了半天了。”

-“当然要去！”——萨曼莎笑了。——“今天肯定是我们赢。”

-“不，不。今天还是让他们赢吧，”——托尼带着神秘的微笑说。

-“亲爱的，你从桉树上掉下来摔坏脑子了？”——他的妻子很惊讶。——“他们已经连续赢了咱们三天了。”

-“别说话，不开窍的，”——丈夫愉快地回应她。——“我只是在试着向世界之镜投射正确的影像，以便日后我们得到想要的映照。”

萨曼莎和安德烈顿时笑得前仰后合。然而，那天澳大利亚夫妇不知为何真的赢了。

* * *

一个月后，托尼生平第一次带妻子去钓鱼。

前一天，萨曼莎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打扰他，他这才让步。安东尼当然明白，他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做出如此疯狂决定的家族成员。但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想给她一个机会。

于是，他们在一个美丽的河道里抛锚停泊了一个小时，欣赏着壮丽的日出、鸟儿的鸣唱，以及两只鸬鹚在他们小船周围游弋。这些大鸟天真地期待着渔夫们开始往船外扔小鱼。

萨曼莎已经给丈夫煮了几次咖啡，递上了美味的三明治，托尼在心里给她记上了几个大大的加分。

-“托尼克！”——萨曼莎终于小心翼翼地开口，看着丈夫。——“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鱼钩上要放鱼饵。可我们的钩子上现在什么也没有。那个节目讲的大概是另一种钓鱼吧，嗯？”

之后，这位年轻女子又看了一眼他们的鱼竿浮子，它们毫无生气地漂在水面上。

安东尼从愉快的思绪中回过神，对妻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不，亲爱的，那个节目讲的就是普通的钓鱼，”——他说，然后耸了耸肩。——“但人们去钓鱼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需要鱼，有人需要美妙的早晨和好心情。父亲总是教导我更要去寻找后者。因为那也是一种收获。”

萨曼莎笑了，坐到丈夫身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同意，亲爱的！你的父亲是位非常有智慧的人。”

-“而且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渔夫！”——托尼笑了，搂住妻子，在心里又给她记上了一个大大的加分。

“也许，偶尔还是可以带她一起的，”——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 * *

****又过十年****

安东尼端着一杯咖啡走到院子里，看到了十五岁的儿子迈克。他坐在草地上，手里拿着一瓶可乐。只需看他一眼就明白——儿子今天心情不太好。

- “嗨，迈基！”——父亲打招呼。——“你现在这样子让我想起雷雨云。发生什么事了吗？”

- “早上好，爸！”——儿子笑了笑，然后点点头。——“是的，发生了。昨天和路易丝吵架了。”

- “常有的事，”——托尼评论道，在附近的小桌旁坐下。

他愉快地听了一会儿落在旁边树上的鸟儿歌唱。然而，这片森林的和谐很快又被儿子的声音打破了。

- “爸，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做错事？”

托尼笑了。

- “这一点你大错特错了，儿子。人们永远只做正确的事。”

- “怎么会？！”——儿子惊讶得甚至站了起来。

- “任何人，如果他明确知道自己正在做错事，就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他的父亲回答。——“问题是，不同人对正确与错误的理解非——常不同！”

儿子专注地看着父亲，试图理解些什么。

- “爸，能说得简单点吗？”

父亲笑了。

- “可以。嗯，比如，迈基，你在我们家长大，我和妈妈向你灌输了主要是我们的人生观，”——托尼喝了口咖啡。——“而路易丝或其他人则在别的家庭长大，他们有他们的观点。还有电视上各种节目，不同的书籍。它们也会造成人们观点的差异。但不同，绝不意味着谁好谁坏。”

树上的鸟儿啁啾喳喳，欢快地支持这个说法。

- “就这样，人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就像模板，他们透过它来看待世界。”

小伙子感兴趣地从草地上站起来，坐到小桌旁。

- “那对我来说，从这一切中能得出什么实际的结论呢？”

- “只需明白，人们是非常不同的，”——父亲笑了。——“我们有时会根据我们自己的信念，期待他们做出某些特定的行为或产生某种情感。但他们的想法却完全不同。这种不一致常常让我们非常沮丧。其实没必要.....”

儿子专注地听着父亲的话。

-“例如，一个人想要某样东西，而我们却以为他想要的和我们一样。”

-“嗯。有点慢慢明白了。那我该开始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呢？”

-“多问问他们，儿子，了解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托尼笑了。——“不然我们有时会替他们想出一些他们压根没有的念头。”

安东尼又喝了口咖啡。

-“爸，但真的很希望人们在观点上和你相近啊。”

-“所以才要多问他们，选择那些与你相近的人。而在空闲时间，就去欣赏其余的一切。因为人们不同，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差。看，篱笆上停着一只白鸟。稍高点的树枝上停着一只灰鸟。哪只更好呢？”

-“好像明白了，爸，”——儿子认真地回答。——“谢谢你。现在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所有这些。”

-“努力吧，儿子！”——托尼说着，喝完了咖啡。——“记住，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足以让一个人在其中获得幸福。最重要的是——别让不必要的期望塞满自己的脑袋。”

树上的鸟儿立刻又发出一阵响亮的鸣啭，印证了他的话。

****多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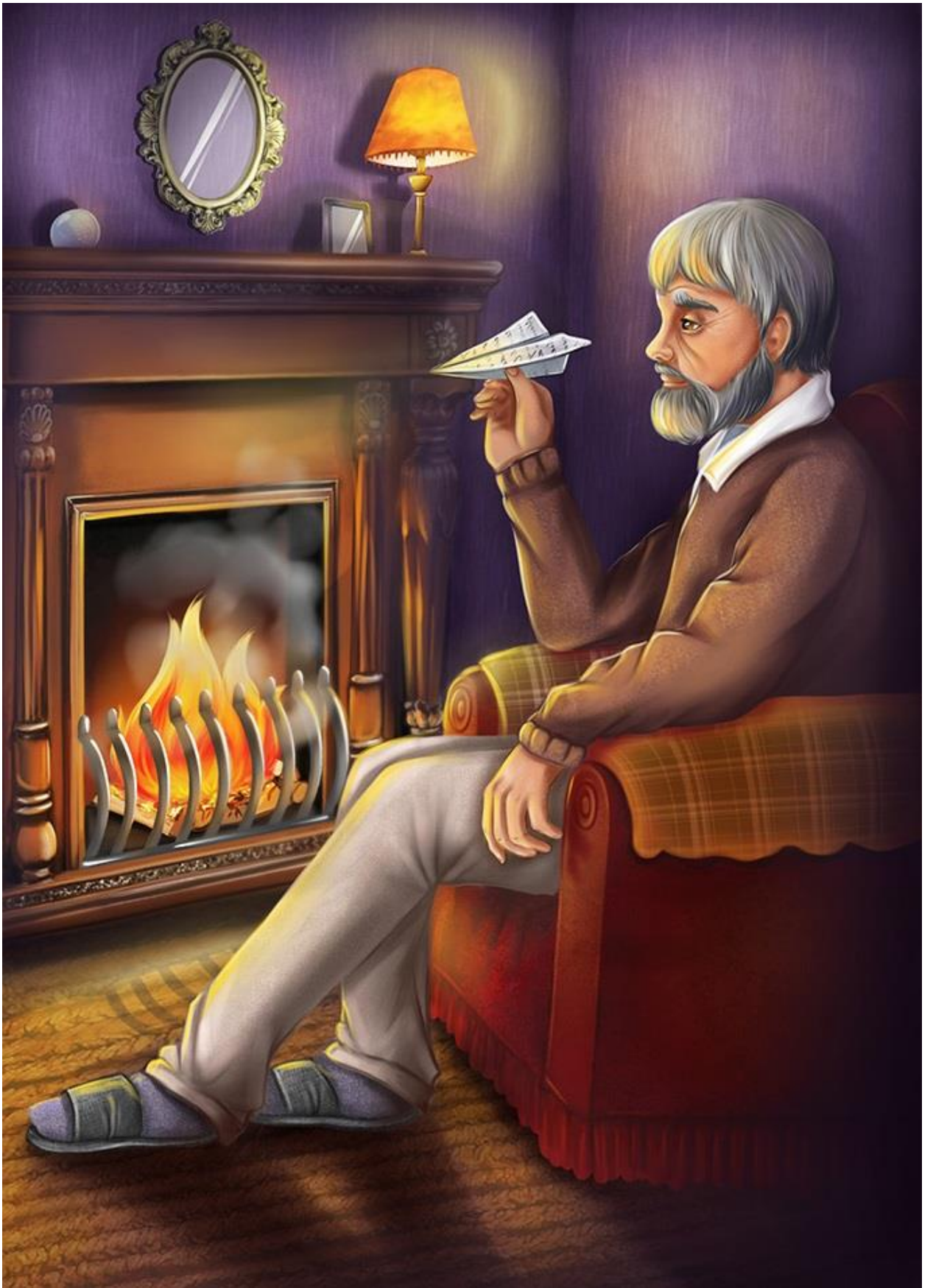
七十五岁的托尼坐在壁炉旁，望着跳跃的火苗。他的妻子萨曼莎此刻正在孙子们家做客，而他则坐在这里静静地沉思。托尼注视着火焰，每一秒看起来都相似，但每一秒又都完全不同。

某一刻，一个念头浮现在他脑海，他立刻笑了起来。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多年没碰过那本红色笔记本了。就是那本他曾记录下对自己最重要想法的本子。

托尼起身，走进书房，经过一番翻找，终于在一个深处的抽屉里找到了它。拂去封面上的灰尘，托尼对它笑了笑，如同面对一位老友。之后，他回到扶手椅上，开始翻阅。

他脸上的表情随之剧烈变化。时而微笑，时而开心地笑出声，时而又像吃到难吃的食物一样皱起眉头。最终，托尼合上笔记本，再次凝视着火苗。他现在多么理解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话啊。

又过了大约五分钟，一个念头涌入他的脑海，托尼决定立刻付诸行动。他打开封面，从笔记本上撕下了第一页纸。他在茶几上迅速把它折成了一架纸飞机。真是神奇——他的手居然还记得这



个从学生时代起就不复杂的工序。托尼理平机翼，瞄准，将飞机朝壁炉方向掷去。它顺从地飞进炉口，落在木柴上，立刻燃烧起来。

托尼笑了笑，下一秒又开始撕下一页纸。今天他在飞机制造上很走运——所有后续作品也都顺从地飞进了壁炉。

最后，笔记本里只剩下了最后一页空白纸。托尼将目光转向火焰，长久地注视着其中的火舌。之后，他拿起茶几上的圆珠笔，在空白页上草草写下了几行字。重读一遍后，他笑了笑，将这本严重“消瘦”了的红色笔记本放回了书桌抽屉。

****尾声****

萨曼莎轻轻推开丈夫书房的门，迟疑地环顾四周。她心爱的托尼离开已两月有余，不知为何，她却始终鼓不起勇气踏入这个房间。

她缓步走向书桌，小心翼翼地在那张皮质转椅坐下。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上眼眶。萨曼莎从灵魂深处感知到，自己正触碰着某个无比亲切的存在——这里珍藏着她另一半灵魂的整个世界。

怔忡许久，她终于想起此行的目的，伸手拉开最近的那个抽屉。红色笔记本静静躺在最上层。莎曼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她记得自己曾经多少次让丈夫分享这本书里的秘密，但他总是一笑置之。

老妇人小心翼翼地拿起笔记本，驚訝於它的薄。封面寫著「如何讓愛永存」。她好奇心爆棚，打開了筆記本。

令人驚訝的是，筆記本只有一頁。老婦人深情地看著熟悉的筆跡，輕聲讀：

“愛。

永遠寬恕。

永遠誠實。”

莎曼珊的指尖輕輕地描摹著墨跡。這些字句抓住了她摯愛的安東尼的性格精髓。

但為什麼是用過去式？

此刻她的心正在吶喊——这个故事终将迎来截然不同的结局。

而她与托尼，始终笃信心灵指引的方向。

始终如此。

* * * * *

本書及我們其他書籍的原文，以及有聲讀物，均可在我們的網站上取得：

www.licomksebe.su

免費且無需註冊。

****目录：****

关于行李箱	2
七个月后	6
六年后	13
又过几年	16
多年以后	17
尾声	19

安东尼的书 (Anthohy, Энтони)

伊戈尔*邦达 (Igor Bondar, Игорь Бондарь)

ISBN 978-5-907756-33-5